

陳榮捷先生的學問與志業

黃 俊 傑*

一

陳榮捷先生是當代學術界中國哲學研究的巨擘，望重士林，數十年來在海外從事中國哲學教學研究工作，作育英才無數，中英文論著每有刊佈，必紙貴洛陽，為學界所傳頌。今年正值先生九十大壽，謹應文哲所之約，敬撰此文以為先生壽。

先生於公元1901年8月18日（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初五日寅時），生於廣東省開平縣三江鄉南溟里，五歲入南溟里私塾，讀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。尊翁斗南公於1881年赴美，先後在俄亥俄州的 Ravenna 與 Akron 創設洗衣館，每四年返國探親。1916年，先生年十五，赴香港，入拔萃書院（Diocesan School），是年九月，赴廣州嶺南學堂（Canton Christian College，1927年以後改稱嶺南大學）入小學七年級。1919年，五四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展開，先生亦參加學生運動，並在1920年代表嶺南學堂，參加廣州學生聯合會，獲選為部長，領導遊行。1924年，先生自嶺南大學畢業，時年二十三。1924年，入哈佛大學，翌年入哲學系，主修美學及西洋哲學，1928年，先生年二十七歲，於是年九月一日與李蕙馨女士結婚。次年（1929），先生以《莊子哲學》（*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*）為題，撰寫論文，榮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，夫人亦同時畢業於新英倫音樂學院，伉儷道經歐洲返國，是年九月先生出任嶺南大學哲學教授，次年起，並出任嶺南大學教務長。

1935年，先生年三十四。是年九月先生應美國夏威夷大學之聘，前往講授中國哲學一年，期滿改任專任教授，並於1939年與哲學界知名人士共創〈東西哲學家會議〉（East-West Philosophers' Conference），至1989年共舉辦六次。先生在夏威夷任教至1942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夏大暫時停辦為止。

*黃俊傑先生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。

1943年起，先生應美東達慕思學院 (Dartmouth Collge) 之聘，出任中國文化哲學講座，教學之餘，勤於著作。1947年起，先生前後七次 (1947、1949、1959、1960、1961、1962、1964) 重返夏威夷大學暑期教學。1948年，先生與中國另一教授榮獲 Guggenheim 獎學金，是為中國學者在美國得此著名獎金之始。次年應「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」(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) 之邀，巡迴美國各著名學府，講授中國宗教與歷史，強調中國宗教應分民間宗教與文人宗教兩層次，文人宗教舉馮友蘭、熊十力等人為例，西方之提及熊十力者，此為第一次。1951年達慕思學院指派先生為文科主任，此為當時中國學人在美國學府行政之最高級者。從1960年開始，先生應《大英百科全書》編委會之邀，撰寫中國哲學相關之論文。除《大英》之外，其他各種百科全書之中國哲學論文，亦多出自先生手筆，誠屬殊榮。

1961年，先生欣逢六十花甲之慶，溯自1935起初掌教夏大迄今已二十有六載矣。先生自是年起，開始勤譯中國哲學典籍，所譯《傳習錄》(*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*)、《老子》(*The Way of Lao Tzu*)、《六祖壇經》(*The Platform Scripture*)、《中國哲學文獻選編》(*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*)、《近思錄》(*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*)、《北溪字義》(*Neo-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*) 等書，先後出版。1963年榮獲四種獎學金，著述譯書四種同時出版，士林引為美談。1966年循例由達慕思學院退休，改任徹談學院 (Chatham College) Gillespie 講座教授，積極參加學術會議，指導後學，游歷各國。是年應哲學百科全書之聘為中國哲學主編。先生以中國哲學已佔得世界地位，乃請留美中國學者多人供稿。自1975年始以迄于今，兼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，講授宋明理學。1980年被選為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 (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) 會長，任期兩年。1978年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1982年，先生以一人之力，召開「國際朱子學會」於夏威夷大學，並出版《朱學論集》、《朱子門人》等書。1990年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，先生應邀出任諮詢委員，同年並獲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獎，1991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成立以李總統為會長，以先生等三人為副會長。(以上關於先生部分生平資料，參考：陳澄之輯，〈廣東開平陳榮捷先生年譜〉，收入：陳榮捷，《王陽明與禪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4)。

二

從上文所介紹先生生平事蹟可見，先生自少年時代立志為學，畢生皆堅守中國哲學崗位，著述宏富，英譯中國哲學典籍八種，英文論著四種，中文論著七種，其餘中英日文論文一百三十八篇。先生治學方面甚廣，尤以宋明儒學研究成果最為豐碩，朱子學研究尤為權威。在這篇短文中，我無法一一介紹先生的著作，謹就個人平日誦讀先生著作之餘所獲啟發，就廣度與深度兩方面報告個人的一點體認。

首先，從先生著作的廣度來看，先生論著的廣度可於以下二端見之：一是綜合性的眼光與歷史的視野；二是對日韓相關資料之熟稔。由於眼光宏濶，先生每能於歷史脈絡中評估思想之發展，最能見其大；由於對日韓資料之運用得心應手，所以先生常能將儒學置於廣袤的東亞思想史背景中衡量，固不僅規規於個別概念之解析也。先生手著《朱學論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2）及 *Chu Hsi: Life and Thought* (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87) 等二書，最足以說明先生論述之廣度。例如先生所撰〈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〉（收入《朱學論集》第一篇及 *Chu Hsi: Life and Thought* 第四章）這篇論文，縱論朱子對新儒學之發展與完成、新儒學道統之建立，以及《四書》之搏成，使朱子在儒學史上之地位彰顯無遺。近數十年來，國內外學術界關於朱子學之論著如雨後春筍，不計其數，但咸以先生這篇論文為典範，蓋以其論述之廣度有以致之。先生在1980年中央研究院所舉辦的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，發表〈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〉論文，這篇論文廣泛引用日韓關於朱子之史料，發現前此各書所未言及之朱子門人四十三人，這篇論文和先生手著《朱子門人》這部書很能展現先生對第一手資料搜集之廣泛與運用之純熟。

其次，再從先生著作的深度來看，先生治學特以考據見長，有疑必問，無獻不徵，故雖自成一家之言，然論斷皆本乎紮實之資料，誠所謂「充實而有光輝」者也。尤有進者，先生凡有論述，皆能深入該論題之各個面向，窮盡存世之相關資料，故發而為文，即屬定論。我們可以舉先生的〈朱子固窮〉及〈朱子之宗教實踐〉二文，以說明先生學問之深度。先生探索朱子的宗教生活，不僅運用習見之《朱子文集》《語類》《四書章句集註》等書，更深入地方志（如《崇安縣志》）及佛教文獻（如《卍大藏經》），抉發幽微，證明朱子之宗教信仰。先生又從《文集》及《語類》的大量史料中，旁搜密察，從朱子的家世、奉祠、奉祿、窮困、印

務、受與等方面，證明朱子生活之窮困。就先生對史料搜集之勤謹言，可以「羅掘殆盡」四字形容。先生學問之深度，亦於此展現無遺。

三

先生畢生在海外弘揚儒學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對中國文化研究在北美之發展，厥功至偉。我曾為先生編著《中國哲學文獻選編》中文版撰寫「出版前言」，將先生畢生的學術事業分為四個階段：(一)介紹中國思想時期(1935-1962)；(二)翻譯中國經典時期(1962-1972)；(三)討論中國哲學範疇時期(1972-1982)；(四)推展朱子學研究時期(1982—迄今)。其中以第四個時期最為重要，先生的重要著作都在這個時期發表。先生不僅將他畢生研究朱子學的著作陸續刊印，嘉惠學林，而且也領袖羣倫，大力推動朱子學研究，對近十餘年來，朱子學之成為顯學，貢獻至鉅。1982年7月，先生在夏威夷召開「國際朱子學會議」，曾賦詩云：

朱學大成皆所宗，鳶飛魚躍又徂東
中西日韓天國*會，恍如夢裏坐春風（*夏威夷有天堂之稱）

在先生的長期領導之下，朱子學已在國際學壇蔚為大宗，而先生的學問與風格更是光風霽月，使受教者皆如沐春風。謹敬錄這首詩，作為對先生的學問與志業的總結。